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二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三氏學録孔君序

成化丁酉春衍聖孔公上疏言三氏學官闕員族人公璜有行有文請注為學録上京師吏部以聞詔可公璜字輔文宣聖五十八代孫也治任東歸凡姻於孔氏者醵而餞之又過余請贈之言謝不敏不獲則告之曰聖

人之言具在方策學者所共習也雖得之有淺深小大皆足為教養之資顧余之蕪陋縱强之有辭亦輔文之所前知者矣將何言仰惟我列聖於宣聖之宗子世胙為公開府置官屬得自辟三氏學其一焉學之為師者不考績為諸生者不貢試優游卒歲視諸王府近世始更著令考績貢試比於郡縣學提學按察官得臨之盖因時制宜勢不得不然則今之為學録者視昔加難矣且郡縣學之師徒誦法孔氏云爾非其後之人諸生亦

雜出於兵民子弟不必皆聖賢之裔或一不副其職人尚得訾議之曰非孔氏之徒也而况輔文乎如使聖賢之裔有一之違越禮法學行後於庸衆人則人責備其師矣又况主邑者關其賢而舉之則夫酬酢事變周旋禮文固將挾之自輔以求立於無過之地不思其難可乎輔文之考經伯正統中爲學録曾祖克堅仕元遠祖顗達仕唐俱爲祭酒而安國仕漢爲博士皆師儒之官其聲光播於史牒家乘者炳如也輔文淳行篤學雖漸

漬乎其先世者有素是職之舉無難焉然未可以自足也踵芳邁烈由考而祖又上之以闖於頴達安國之堂奥使禮庭之訓勃然一新於鄒魯之間斯下無負聖孫之推薦上無負明天子崇儒右文之優渥矣經不云乎惟斆學半此贈言者之意也輔文勉哉

山川鍾秀圖詩序

新安山川甲於東南而發源又一郡之勝晦菴先生文公朱子之闕里在焉初文公父子生時有紫白二氣出

家之井中宋號曰虹井建亭其上其後韋齋因仕而家於閩迨元至政暨國朝洪武有司皆請還其子孫一人於婺源俾奉祠墓曰湛者距文公八世矣用長子檍貴封戶部主事檍起進士歷浙江都轉運使景泰中詔祿朱子後於是居閩者曰梴世為翰林五經博士居婺源者曰楙世為國子生楙於檍梴兄弟也歷餘杭永年丞兩派並顯於時而推其慶之所繇來則婺源其祖也考之朱氏家集韋齋嘗以紫陽書堂鍥其印章紫陽蓋新

安之名山又聞之長老淳熈中文公歸展祖墓慨然思
返其故廬因挾西山蔡氏與俱蔡氏雖精於堪輿之説
而實則闡産力勸文公還闕則二先生平日眷眷於新
安之山水可知已噫大賢君子之生其身繫天下後世
斯道之絶續其後之昌否皆天也豈悉假於一郡縣之
山川哉然尼山禱而得宣聖有賢嗣人世不失爵則地
之靈或相之亦理之所有者吾以是訊井虹之説焉雖
然陟降於廟庭行視其丘壟使觀者指其父子兄弟紆

金拖綬相望於松楸俎豆之間而曰斯山也斯川也其秀之所鍾如此則未也賢者之後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夫朱氏之言著於書而行傳於史天下後世人知誦習之而況其子孫也哉矧簿尉茶鹽之職二先生皆嘗為之迹其舉措無非道之所在苟為子孫者言行不失其世守則豈惟名位之進足以榮一時將赫然增耀於故鄉山水而大賢君子流澤之長所以出乎天者愈可徵矣湖廣按察僉事汪君希顏於朱為姻家既作山川

鍾秀之圖以贈永年又託諸公賦詠之而以走新安諸生也請為之序

送孔君廷佐知環縣序

環於前代為邊州宋至以重臣開府控諸路以扞夏金國初天下平一西土歸於職方乃易州為縣屬慶陽蓋自是令於斯者晏然與其民相忘號為善地中世以來有敵騎潛於河間入我西鄙而邊人燕安敵稍得志以蔓於內地若環則亦嘗有小警焉榷募既興奔走不暇

由是繼令者始以環為難今天子嗣位十有四載屢勤兵於闗陜諸將遂以捷告而敵益衰環益壯鄧之孔君廷佐以諸生待次吏部而得令於環余與尚寳丞李君士欽皆於廷佐有葭莩之好則相與慶其行曰甚矣廷佐之宜於環也何哉業本於世守而才成於積學廷佐之先家靈壁其曾大父烏舍府君從高帝起江左自將五千人北渡取鄧州而城之創官府綏流人戢羣盗掌兵民之政者十五年後雖去之而鄧人懐恵禮其子孫

之留寓者不衰廷佐在諸孫中翹然秀穎得諸其家者既深而又發跡庠校通經術友國士以充其所未竟使環如昔者之難且將易之而况戎馬載旋河外無事治環之蹟固有不煩於旁求遠睨而得之者矣雖然居安思危相古所戒廷佐往哉㓜農飭吏之餘按行其山川與其故砦遺城之下進其父老以考知前代扞守之宜曁我朝更化以來治狀難易之故凡事力可及者罷行之其大者或專達或舉以副行部者之周諏使因廷佐

而有取焉以福環之人則究其所施以無娩於祖武者將不止乎一令矣廷佐勉哉

贈覺義祖庭上人序

我國家董正治官於内外文武諸司悉准古制又以釋老二氏前代處之無定法而禄其徒也無定員故或尊禮之太勤以至於速咎或偏重之升彼抑此使不相能之二者皆非也於是定京師置僧道二録司隷禮部秩視六品又置僧綱道紀司於諸府二正司於州二會司

於縣並隸二録司俾率其徒事其事以自别於齊民葢髙帝之仁如天地之覆載雖荒裔之遠外者思有以綏之俾無一夫不獲其所而况老子中國人釋氏之先本慕中國而來者乎故不問其説之何似一切以官府處之由是二氏之徒得相安於德教之下而無過寵之虞偏重之厄者我髙帝之仁也祖庭上人良家子不樂昏宦而從釋氏者游其師曰翠岩仕為僧録右講經翠岩之師曰本宗仕為僧録左闡教皆以能官名於時上人

既得衣鉢之傳遂出游四方廣其見聞以求所以嗣其二師之業者既乃浩然返於京師於時御用太監傅君方肇建大刹於都城之北西湖渠請於上賜其額曰廣慈又特薦上人為僧録右覺義使兼住持上人於是可謂能嗣其師之業者歟雖然正會率其州縣之僧以聽於綱綱率其府之僧以聽於録猶令率其民以聽於守守率其民以聽於中朝之大臣也其秩雖甚懸絶而正已率下以求盡其所當為則皆然已反是豈有不干憲

於官府者哉上人勗之仰思我高帝之仁以無替上之寵命則庶幾乎有光於所師而不忝其所舉者哉錦衣户侯趙君廣本太監公之客將而余赴兩試之館人也將合所知者以慶上人固請余為之序

送湖廣布政司參議林君序

今之升朝官惟户部所理諸場廩帑藏自京畿以達四方其事比諸曹為繁難子部十有三計官屬常五六十人其轉遷比諸曹為濡滯故仕者憚居之居之而有成

績被顯擢則其人可知也以余所識若林君允吉其一人焉允吉以一經試魁其鄉既而舉進士為工部主事天順中叢羣工於荆湖荆湖之人稱之至今其在户部自主事進員外郎中課其績蓋二十年矣部長貳任之不疑而寮寀推遜之無後言其有所欽敬通融終其去而下人罔敢嘵嘵者其為人如此成化戊戌之秋吏部舉之遂拜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奉璽書專督區賦焉蓋吏部之不忘其前政也者懼朝廷用枉其才也允吉將

陛辭就道其同官主事任君文遂合鄉人出祖之請余言為之贈余觀布政司古方伯之任自使以下皆尊官然其往莅率以部牒行惟兵馬食貨繫國用之大者置官專領則特降敕以告諭其人焉蓋重之也昔文王罔攸兼於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而尤謹於吉士之求憸人之戒我朝之任法與人蓋體諸此然則允吉之膺慎選其不思有以副之可乎荆湖地數千里視諸司最大又多美腴之田其民樂土而厭他徙獨其西南

境二廣貴州者屯控蠻之師西北境陜雒者多流人其閒蓋不能無坐食之費轉饋之勞則起而為之所者非允吉乎其誰屬之允吉閫人外若長厚而内廉隅處事精覈其於職務之難易繁簡與其進之遲速小大蓋無容心焉久矣其去之荆湖固當益修其平生堅其守宏其施以不𢤱其舊望而卒有以副乎上下也他日績成而來加再命三命之寵焉以增輝其鄉邦而成余之論亦固有可以前卜者哉

贈同知徽州府事張君序

同知徽州府事張君拜命之明日余往候之國門之外之寓舍君留款焉語馴而色温心竊幸之曰豈弟之君子也我徽之民庶幾其有瘳乎時通政參議李君和在坐屢顧余曰張君昔判我彰德其政也不亟以困民不徐以廢事彰德之人頌之至今今去而佐徽子郡之幸也敢竊以為賀又明日行人洪君漢與徽之仕者相率而過余曰漢嘗奉使道出黄州識張君蓋及其境則士

民相與誦其倅之公平漢謹識之今起而佐徽我郡之幸也敢請所以賀余不敢當曰我聞張君之治彰德也巡撫都憲廣平賈公上其政於朝其治黄州也巡撫都憲太平吳公江右劉公又相繼上之葢更兩任踰十年前後不易其守故吏部長貳重其人奏其最加大夫之命焉以幸我徽人則張君之功名固已升諸廟堂通於天子可以聞四方為後勸其賀之也亦奚假於余言雖然我輩皆徽人也若徽之詳則豈非張君之所欲聞者

哉夫徽南鐖之一郡耳僻處萬山之中非往來通逵無迎送之擾征役之繁其四民各安其業而良賤秩然有等差無游惰之習陵犯之風若上之人以無事臨其下則下之人以無事應其上而徽之政成矣失繁簡之宜䈥良賤之序一切拂其下之心以求異政則徒見其紛紛惟日不足而曰徽不易治此豈徽之罪哉張君連治二劇郡有聲焉其何有於徽而我輩獨不能自已者愛助之意也張君其終聽之君名英字廷傑陝之金州人

其先君子嘗為浙江都司都事君侍學焉遂以鄉貢進
士入仕而後此名位之來者蓋未艾也

東谷遺稿序

東谷君死西事之又明年余從其壻錦衣指揮使孫璉
求其平生之稿得所謂五雲漫稿風雅遺音蛙池鼔吹
演雅秋聲東谷集者若干帙大抵皆零落之本也云自
其家東歸時失之而又間亡於借者之手故所存止此
以余平日所見東谷詩文之可傳者蓋多不在焉其亦

有可惜者矣臨卷憮然為就其中詮擇之得諸體詩若干篇文若干篇釐之為十五卷付錦衣君與東谷繼子府軍衛鎮撫齊俾刻以傳未幾兩人者相繼物故鎮撫所生父㣲嗣東谷之母弟也來自江南為即其工焉余觀東谷君邁往之氣高世之才當其抵掌雄談奮鬚長嘯謂世事無足為者固自以為一代之人豪矣而志卒不遂以身徇邊於此盖有遺恨焉豈獨以是稿為輕重哉或乃以東谷之可傳者在此而不在彼何也豈旁觀

者有定見而厚善者固有所不知邪雖然是非不定於
身後而尤有望於千百世之下則其人可知已余於是
盖有感焉東谷姓湯氏諱㣧勳字公讓濠梁人故開國
功臣東甌襄武王之曾孫初用周文襄公薦入京師又
有胡忠安公薦迎裕陵於沙漠晚受知於李文達公歷
僉都指揮事充參將守禦延綏西路以終

椿萱齊壽堂詩序

人生之最可樂者盖莫如具慶若既賢且貴而又偕老

於一堂之上不尤難哉元楊仲宏壽饒國吳公之詩蓋具有此意味其詞想其人亦可謂善頌者已三山林太史with大析其首句十四字為韵與搢紳大夫各為一詩以壽户部員外郎葉with叔通之父母莆田吳太史汝賢又總十四韻為一詩離而倡之鏗乎其金之始也合而和之戛乎其玉之終也諸君子其又可謂善頌者哉叔通之獲是詩也將萃為一軸馳歸為親壽以詩必有序請余為之叔通之先徽之休寧人廼其祖始以客遊而

家於閩故登科之記猶署其籍曰休寧云余家亦休寧也與叔通相識於京師而知其世之詳盖叔通之父仁甫君最孝友嘗追慕其親作官林風木之圖人重其志為詠歌之嚴事其兄凡資槖能少取而多讓然愛育其從子與子埒無厚薄也別墅之間有古松數株引泉作磵徜徉其中自號松磵道人其高情逸韻談者尚之而其配林君復以敬正慈淑之德佐成其家盖凡閩之為父母者有不如志輒相與歎曰安得有賢如葉翁林姥

而家之不淑者邪其後叔通以進士歴官戸曹當成化乙未之嵗用考績書最恩受敕封父為承徳郎母為宜人奉品服以華其身積郎大夫之禄以供其養而兩君俱年六十無恙在堂盖凡鄉之為子者有不如志輒相與歎曰安得有才如葉氏子而親之不樂者邪所謂具慶而賢而貴而壽備一家盖一鄉樂如葉氏者誠寡諸君子之詩其果謂之善頌不誣者巳叔通方以其學術進於用名位之來益髙則二君受封命之榮益多壽益

臻德益邵其樂當益有大焉能言之士聞其風而播之

渢渢乎益且有不能自已者哉余聞之莊子大椿以兩

八千歳為一春秋本寓言至宋人有一椿五桂之句乃

始以之況父而兼致夀意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背北

堂也禮婦洗在北堂而醫書又稱萱草為宜男萱之況

母殆取諸此然萱諼實不可以相通說文萱一作蕿葢

自唐改古文六經說今文而遂易蕿為諼也不知者乃

謂諼為本字萱為俗書豈其然哉因序此堂而并及之

盖先義意而後訓詁亦著述之體所不廢哉

慶通政使司右參議王君序

靈壁王君必照與余同舉丙戌進士第出知江西樂安者三年具政有成吏部請於上而名之還授監察御史一日奏事奉天門下音吐鴻暢舉止不忒上為之動容既退朝薦紳大謹輒相與問奏事者為誰盖王君之名一日播諸朝而聞四方久之鴻臚以少卿缺聞上注意焉不果成化戊戌通政以參議缺聞上復注意而吏部

適以君名上遂拜命焉廷謝之日薦紳又相與嘖嘖曰
宜哉王君當是時吾榜之士爲御史者最盛於是楊君
維禎屠君朝宗合諸同官之意請余言致其私余不得
辭則告之曰虞廷九官龍爲納言中古以來置門下省
與中書尚書分宰相之責蓋即今之通政也夫中外百
司章奏文移叢至山委一一審之以告於上而下之所
司又受其成一一審之而後行天下嚴矯僞之防謹功
緒之稽固非一二人所能理者故有參議兩人分日莅

事以副其長貳其出入謀議進退恩禮率與六部均苟非其人則固不足以當上心協士論而王君通經學古為名進士律己愛民為良吏守法盡職為才御史其聲稱在人非一日也嘗知遇而被顯擢固所宜有豈獨以其言語之暴於外者哉然竊聞之舜命龍之詞益深懼夫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而望其出納之允則其責任之難可知已今之通政古之納言其職雖稍不同而士君子抱體用之學懷致澤之志則固無所往而不究心焉

竊於食大夫之禄曰對揚於天子之庭者哉王君勉之
崇階梯思所以待成績於異時者盖未艾也

存思四詠序

存思四詠一編薦紳大夫士為無錫人華春所作者也初春之祖源長有至性嘗刲股以愈其母顧氏之疾不幸年二十有六以卒鄉人稱為孝子源長之卒也以子屬其母而不及其婦鄒氏鄒以夫之未諒乃心也秉其疾未革潛入室自經時年二十有二鄉人稱為節婦遺

孤本常才三歲賴顧氏教育之比成而顧亦去世矣本常以早失怙恃而不克竟其祖母之養又不克顯其母之節題其所居之堂曰存思感憤終其身計華氏自顧以迨春蓋更四世歷數十年音容不接亦已久矣而春方且拳拳焉思慕之不忘亦可謂之賢也已四詠者其一曰託孤撫脩所以著顧之慈其二曰舍生明志所以著鄒之節其三曰烏鳥私情著本常之好其祖也其四曰陟岵瞻慕著本常之孝其親也慈節孝義萃於一門

在朝家當被之旌典以勸一鄉在史氏當為之立傳以風一代固不以四詠為重輕然朝典史傳其所繫在一鄉一國者公法也非其子孫之所得為也旁求名公碩儒之詠歌播其事於後以存其思者家法也豈非子孫之所當為者哉豈曰補家乘之闕而示人美觀者哉余嘗考南齊書有華孝子寶方八歲時其父當戍長安與之約曰俟歸為爾上頭其後長安陷寶年七十不冠人問之輒號痛彌日蓋凡無錫之華皆出寶後而源長之

高祖鉉仕元為都功德司都事早世其配陳至老不奪志當時旌其里曰貞節之門然則華氏之慈節孝義所以開於先者非一日矣宜其繼於後者代不乏人焉如此記云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華氏之謂乎春淑慎好文有故家謹厚之風蓋華之佳子弟云

西巡紀行詩序

詩有六義而風居其首焉故先王五年一巡守命太師

陳詩以觀民風因其聲之正變以求俗之澆淳而國之治忽從可知已中古以來巡守之禮不行乃有繡衣直指採訪觀察諸名猶號觀風之使國朝歲命監察御史十有五人巡按四方所以酌古今之宜廣求治之端也我外舅御史公志德先生以成化丁酉出巡山西蓋自其始至黜吏之不法者若干人破獄之不决者若干事恤民之隱興俗之善所以罷行之者不遺餘力蓋山西之仕者服其公而行者歌其化居者恐其去而幸其復

來也先生既受代東歸走伏拜於邸第得其紀行詩一帙於槖中而讀之則仰而歎曰此先生之所為有得於西人者與記節候之過續道山川之險易與其閭閻畎畝之苦樂豐歉蓋凡耳之所聞目之所擊口之所咨諏者一寓之詩雖近代之聲不能不互出於正變而忠君體國之念藹然詞意之表可以觀民風察吏治不必工而自工者也彼世之言詩者率不過流連光景嘲咏風月其獘至於蠱善人而壞雅俗則先王陳詩之制如之

何其可廢哉有編皇明正音者擇此卷之詩而附入之以備六義之一體當必有識者為之監賞小子烏足以知之謹為序以授公子珍俾什襲而藏焉

送湖廣按察僉事汪君詩序

成化丁酉之秋吾友婺源汪君希顏以山西按察僉事服闋改湖廣刑部員外郎黄君宗器行人汪君仁夫於希顏有鄉族之雅約薦紳賦詩道其行而余為之序焉湖廣楚地延袤數千里視諸司最大所轄府州十七衛

所三十有六而按察者得以時刺其吏之勤惰平其刑罰舉其事之利害士君子至此亦可謂得志之秋矣雖然猺峒蠻區相望於境内而荆襄故地又易以變朝廷長宿重兵簡命内外文武之臣彈壓之悉開幙府與三司共治武昌則為三司者職務繁勞亦不可不謂之難已夫蠻夷盜賊恒起於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與吏之不得其人嗣歳以來方以征苗之捷告而盜起岳鄂之間至燔刼官府戕殺其吏民勢以滋蔓明天子蓋不無南

顧之憂跡是論之則湖廣四境之責按察首事無所與

辭者希顔以春秋舉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嘗奉詔

治獄於四方亟有聲稱又嘗試其能於山之西其於湖

廣固優為之然古君子恒恐不得盡其忠而時之難易

事之繁簡已之勞逸弗計也吾於是知希顔矣當其提

印分廵專制一道慨然恥其四郊之多壘而周思其職

務益佐其長官以飭乎其所部文武之下吏使其訟清

其政平蠻夷不興盜賊用寧而廟堂益無事乎兵豈不

庶幾與古君子同其功名哉受薦而升循次而遷皆無足為希顏道者考諸公之詩意亦多與余合蓋不待序也

無逸子詩序

句容有凌永澄先生者躬孝弟之行而旁力於衆善至於老弗衰因自號無逸子其鄉之人無問旄倪亦合口一辭稱之曰無逸子翰林學士丘瓊山方職太史采其事為之立傳好事者聞江南之有是人也多為無逸子

詩由是無逸子之名益㬥無逸子之子鄉貢進士傳上
禮部以其所得編次成卷奉以見余余讀之竟則為之
憮然良久曰世降俗偷人之去道也益遠故有逸於其
身而勞其心者有勞於其身而逸其心者身心之勞逸
相乘而人之德僞繫之矣若無逸子則固勞其身以逸
其心者與余竊怪夫世之頌無逸子者皆徒知其無逸
而不知其有逸存焉爾周武王受丹書之戒退而銘諸
几席諄諄乎敬怠義欲之間衛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

歲而尤致力於慎出話敬威儀考之當時二武皆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此其卒皆以聖稱而記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無逸子少而為士喜誦法詩禮今年且八十其有得於斯乎否耶夫既以施諸身又以成其子而不失其令名其心休休焉其資固近於道矣宜乎聞之者有取於其人而詠歌之也彼利趨而欲征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無逸子之詩考無逸子之行其不慨然有感於是編者幾希

戚里重慶録序

今戚里中以敦睦好文稱者曰孫氏孫氏之耆彦曰壽樂翁爲之父雪亭君爲之子當成化戊戌秋八月丁巳壽樂翁年七十而雪亭君亦年五十矣雪亭之子頤奉其父與其母周淑人舉酒於堂爲翁壽甚樂已而親黨畢集以次稱慶彌月未已相與嘉美歆慕其祖孫父子一時慈孝之盛因大書其堂曰重慶頤徵諸閣人而得賦詠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戚里重慶録鋟梓以行而

以序屬余孫氏世家山東鄒平壽樂者翁別號也名續宗字光裔故贈會昌侯諸孫太師安國恭憲公第四子聖烈慈壽皇太后之母弟昆季子姓自太傅大總戎而下以勳戚並進官禁衛服金緋者十餘人翁歷事宣宗英宗暨今上皇帝官錦衣僉都指揮事歸然叔舅之尊而不驕當宣宗臨御日奉宸扈蹕翁必在行賜賚駢蕃不可殫紀其大則龍敕鳳詔蟒衣繡鎧番國之貢刀秘府之圖籍內地之嘉畛名園翁必預賜隱然與國之富

而不侈翁嘗侍射上林馳馬左右發皆中宣宗稱之曰奇才而英宗復辟翁兄弟擁佑之功居多嘗一將命往訊臨川王入奏稱旨居然良將之能而不伐蓋翁之所得如此故慶之鍾其身則既壽且康行於後則由子及孫非偶得倖致者比名堂之意於是為稱而賦詠之作不可無傳也雖然慶本於善之積壽富康寧主於德之好然非上有膺乾錫福之君則亦烏足致之是編之行使居戚里者知皇太后以備德盛福誕重華之主啓重

凞之運推一人之慶而錫萬邦其聖善所積遠且大焉如此孫氏獲際其盛而尤於壽樂翁父子見之誦其詩想其人益思秉禮奉法為植身保族之基而以驕侈矜伐為戒則是詩雖出於一時嘉羡歆慕之餘其所以範子孫警流輩而興起其尚齒好德之心將不有大焉者哉豈徒著觴詠之樂而已翁性清簡喜儒素種竹甲於京師余每過之必留欵凉陰蒼翠中竟日遊從歌嘯之適不自知其身之貴且老也雪亭君名瑛字廷壁其官

為錦衣指揮使以雪亭自名思與文人韻士角而遠外聲利所以承翁之慶而啓其後者未艾也頤字養正益敦睦好文如其父且拳拳於是編尤可謂孫氏佳公子云

篁墩十二詠序

凡我程氏在新安者其先出梁將軍忠壯公公之生也甚異嘗手殪妖蜃以奠民居起鄉兵以拒侯景遂為大將屢破魏周之師而卒於軍其卒也尤異鄉人感其全

郡活命之功相與祠焉水旱疾疫靈應如響自宋以來遂奉以王爵而神事之今千餘年矣子孫益盛鄉人之祈報益嚴禮所稱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兼有禦菑捍患之義者殆公之謂乎公本居休寧篁墩後割其地以畀歙凡窀穸壇壝之所奉與一臺池之所遺一木石之所峙居人過客尚能歷歷指其處於山之椒水之澨類有川靈河伯為之呵守禁衛而莫敢褻焉其盛烈在人如此走不佞遹者獲請於朝來展墓於故鄉始克伏拜

祠下顧瞻徘徊得遺跡十二處病其散出無統也各為一詩而繫之事奉以質諸大人大人甚喜俯而和之諸昆弟子姓與鄉人寓公聞之亦羣起而有作焉遂成巨編人書一通藏之家以示來者嗚呼公之盛烈豈待小子有所稱述而後焕然於世哉特其存殁之間所以獲乎天而歸然炳靈獨異乎庸衆人者或逸於史氏而未書或登於郡乘而弗備或相傳於故老而失真者取是詩以訂之將有裨於故實之萬一云爾成化十四年歲

次戊戌冬十有二月哉生明三十四世孫敏政拜手書

贈朱克紹處士序

徽歙大夫以成化巳亥春正月望日舉鄉飲之禮於學中而歙之人有朱克紹處士者與焉屬酒之際介僎相與遜其坐郡縣大夫相與嘉其來學官弟子相與樂其食禮成又將相率而致敬於其廬則使伻來請曰願有辭焉以勸於故鄉之老者時余方以賜假省親南還蓋未及識處士而得之人曰朱氏世居環溪之上有希生

君者以文行稱於時號止足構亭以居而佚老焉故大司寇楊公實銘之處士其孫也性淑慎喜問學嘗出遊西京以及吳楚齊魯之邦浩然來歸卻掃一軒以事琴號友桐聞之者曰雅哉朱君治親之喪盡禮斥浮屠法不用結廬墓側號慕菴見之者曰孝哉朱君夷甃黃茆嶺及徐潭諸畏途以濟往來割汪村林地以瘞貧者號義塚過之者曰義哉朱君由是處士之賢隱然蓋諸乎一鄉故鄉飲之行也郡縣大夫禮之莫敢後焉夫鄉飲

之禮所以示敬讓而明教化者也敬一人而民不偷讓一人而民不爭不偷不爭教行化成其繫於王政也甚大使夫齒德之爽者一或位其上當其人則幾何其不為虛文也哉觴豆之間可敬可讓若朱處士者其無愧矣學官弟子從而張之是故君子與人為善之意與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由一郡以占海内則我朝列聖涵煦滋久教化聿興當不有大老者含哺擊壤以歌太平於春風土屋之下者乎輒因處士而置

思馬處士凡九男其爲郡學弟子員者兩人曰祺祐皆
淳謹好修當顯其家於異日云

壽汪君尚愉夫婦六十序

余以舊歲冬請於上得省祭歸新安抵家之三日即伏
謁先世祖梁忠壯公廟於篁墩行視墓田所在則程氏
子有居長翰山者以所居甚邇世掌其入長翰之程雖
多有名瑞者能歷歷指示忠壯射蜃禦寇諸遺跡蓋不
負吾族子矣明日又進謁唐越國汪公廟於烏聊山蓋

二公者皆有大功於新安故廟至今子孫繁盛亦畧相等嗣歲之春余還京師諸族人子弟多送至浦口别去獨瑞依依有不釋然者又明日至淳安拜請曰瑞之外舅尚愉汪君亦出越公後其人以好禮尚義聞鄉閭鄉閭人謂之長者今年蓋六十矣其生在五月十有二日外姑鄭氏進士永清令行簡之女與外舅同庚其生在十二月十有五日偕老一堂樂有子女之奉而無衣食之憂願宗長賜之一言蓋程汪世姻家余平生所為致

慶者惟汪氏得文字最多自余之南歸也以賜假甚逼諸應酬之作皆謝絶之獨以瑞尾舟而來其情真其請篤故莫能辭焉新安在萬山中其人樂耕而務學歲歉不轉徙良賤有等差故大家世族得相保而不散若程汪其尤也山川四塞風氣厚完人食其土以有生者多壽以余所聞見考之若潛口汪氏横岡胡氏之老皆以九十被冠服之寵又有節婦葉氏至百歲乃旌其門其壽蓋不獨聞於鄉而遂通名於朝堂之上如此況於先

世積累既厚而已之德又足以迓續之者乎吾知尚愉夫婦之壽由六十而踰七以望八九又或至於期頤盖未可知也因書以授瑞俾書以張其堂為稱觴者先云

志雲先生集序

志雲詩集若干卷錢唐方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冕字元服別號志雲雖家錢唐而居金陵最久少嘗有志為世用中弗利於場屋乃盡棄其所習大肆力為古文辭有聲搢紳間正統中翰林侍讀學士石溪周公以其文

行薦於朝不報先生益潛心六籍以及百代之書開門授徒無復用世之志時周公分院南京職務清簡約先生數人者為詩社日徜徉乎白下山水之間故先生雖諸制作皆擅所長而尤莫如詩也平江侯陳莊敏公受詔留守南京雅知先生復薦之俾授諸子經於是始有訓導之命莊敏既没先生亦且秩滿其嗣子平江伯陳公懼先生一旦去已失所師資上書請留於是再有教諭之命成化初公視師二廣既又以漕運之節駐淮揚

凡易兩鎮先生皆在行由是南涉湘踰五嶺下蒼梧以盡百粤之地北渡大江歴重湖往來徐邳以極楚之故疆所與皆名公碩儒所聞既廣所見益壯而詩益昌足以鳴一時之盛矣公於治戎之暇取先生之藳各以類從輯為是編將刻梓以傳屬余序余閲之累日而得其大端其詞豐其語暢其格調皆有所從來非苟作者然竊聞之三百篇而後若楚之騷若漢魏之選邈乎不可及矣叔世以來詩愈變而格愈卑惟唐杜子美力追古

作號為正宗其次則楊伯謙所輯唐音詮擇精審成一家之言談者尚之先生風神清峻性資淵穎而又加以學問之功固自以唐為師法思有以薄騷選上求風雅之遺極其才力所到遂超作者之域有如此者良可傳已然子美夙與嚴挺之善挺之子武為劍南節度使子美在館武厚遇之而未嘗事以執友公世勳之冑貴為大將於先生執弟子禮益恭過武遠甚觀其分閫於外懋著聲猷凡入朝有所論建一皆剴切可舉而行退坐

幕府往往進其遺老講求民瘼或從賓客雅歌投壺以適其所適依然古儒將之風考其淵源所自其有得於父兄師友者深矣跡是觀之先生之所為可傳者豈獨詩哉雖然詩心聲也讀其詩逆其志可知其人此公所為拳拳於是編者與昔有評子美者謂其入蜀晚年之詩尤精蓋涉歷之多也今先生年七十矣平生足跡亦不為不遠精力方健應酬不衰異日詩之所成余惡可得而窺之哉

恩養堂八詠送王世英員外南還序

皇明以孝治天下凡庭臣之離親久者許歸省親老而無他子者許歸養著於令葢曠典也户部員外郎王君世英家於閩有父年八十在堂無他子而閩又去京師最遠音問孔艱乃以情上得如令拜恩而南且預以恩養扁其堂葢志喜也同年友禮部侍郎施君彦厚而下九人私世英者亦為之喜本其意賦恩養堂八詠道其行而退余序之余聞諸孟氏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者天子之孝等而下之則諸侯以其國養卿大夫以其家養可也自封建之法廢而諸侯無食邑卿大夫無采地則以上之恩為養者孝不已至乎世英嘗以考最恩受褒封養其親之志又積有郎大夫之禄養其親之口體其恩養也固矣而猶為未足務解其官歎而退侍親側欲奉其晚歳之懽如嬰孺之為者使其親慰悦之而壽益增身益健乃為盡其平生之心噫是心也推而極之可以光四海通

神明蓋公台不足為之榮陶猗不足為之有士大夫往往能言之而求如世英之行者無幾也世英早以春秋魁多士登甲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歷户部主事員外郎同考禮闈者一總覈東廣兩浙錢穀之事者再文名政蹟表表一時而此舉尤足以占其大節是雖天資之高學力之勇有過人者而我朝孝治涵煦之深老人庭訓之篤斯亦不可誣已世英歸哉閩之人有登斯堂而諷斯詩者其必仰而誦曰聖天子能體羣臣不遺其親之

心而施恩於人之父子如此又必俯而歎曰世英之忠於其職而獲乎上遂得養親以恩如此有父善教而致其子之恩養如此殆於世教有補矣雖然古之善治者必責忠臣於孝子吾知異時有起於子部之下名位聿升播人口而當上心者其必在吾世英也夫

壽封刑科給事中怡菴楊先生八十序

走每讀前史見孝友獨行之士言若訥而不能出口行若椎鈍無以踰人至考其平生則其信順足以大維世

教其忠厚足以陰利人之家國視彼能言捷行之人雖
足以快意取名一時而君子終不以此下彼我祖宗以
來若文華殿大學士權謹起孝子禮部尚書鄭沂起義
門皆自布衣受官秩不次百餘年來風俗人心未甚底
於乖盭者豈非先朝有以倡率之歟走之友淮人楊君
貫之之父怡菴先生蓋庶幾士之所謂孝友獨行者矣
先生性謹飭讀書明理不爲口耳之習早失怙居嘗授
徒養母母亡廬墓三年部使者及郡守相與上其事於

朝大書旌其里曰孝子楊某之門中喪其偶劉獨挈二孤教養之不再婚恐繼者之非人也蓋鰥居三十年長子貫之奉訓力學惟謹遂舉進士歷官大理左寺丞嘗貤恩封先生為刑科給事中云貫之迎先生就養京師走嘗候風采聆緒言再拜堂下曰是每讀前史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者也成化已亥六月二十有三日實先生初度之辰於是年八十矣凡納交貫之者多作為歌詩以壽先生俾走序之竊聞之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彛好是懿德而傳又云仁者壽世豈有好德如先生而不獲高年享盛福者哉世降俗移民德不厚寸長片善侈然自多而況受旌門之典被貤恩之令壽踰耄耋慶延子孫幸而得之其侈必甚先生方且言若訥而不能出口行若椎鈍無以踰人此其所為不可幾及者歟矧有子如貫之其德性醇朴而不華其才猷雋永而不露駸駸乎執政之途櫂鄭二公之業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哉謹序其事以俟且為

稱觴者先云

送南京户部主事汪惟中序

士必有所試而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今士之發身者盖莫如令之難中外鉅官臨之於上民恃命於下秩卑而事繁令試之有成斯其人可大受也已歙人汪惟中令福建之長樂將六年民德之不捨上官才之薦諸朝吏部聚之曰是也請於上如例旌其政名還擢南京户部江西司主事秩尊矣而事加繁然余則意惟中於此

無難處者有所試焉故也惟中少以春秋取進士不熱中於朝貴而安於縣久之不病人之詘已也不遠外其民而子惠之可謂達政之體已矧泉穀者今之常乎雖然一縣之泉穀耳南京戶部江西列郡之泉穀在焉易視之不可也符歷山委衡量在庭務俾人之輸者輸之人者交頌之曰是不加以鈞名損以負公者也長官禮其屬而譽之曰處分精悍有所試者也豈不副旌名之寵哉抑末也國朝之制六部諸司聞其清吏結銜清者

士之常也非一試爲之者也惟中之爲令也清矣進於子部將大受之昉於此乎克終焉鄉人之所覿也

篁墩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駁榮

篁墩文集卷二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都昌令吳君廷端考績南還序

吾友吳君廷端治都昌六年上其績於京師而歸也諸鄉人之在官者率相過余以請曰疇昔之歳吏部閲宦籍考薦書而得起鄉進士為縣之賢者若干人將請於朝而徵之用備臺臣之選廷端與焉已而事中格不果

行令茲之來也政成而名孚矣宜有異旌以勸四方之為縣者顧乃書一再最而歸之與常吏等於廷端固無所預而吾人若有所不足豈長銓司者固將有大意於廷端乎哉吾子以為何如余曰是固有說焉夫羣庶官而彙次之豈無求知向往之人顧進之太亟則或僨於中途或隳其晚節故長銓司者慎之若廷端之不克就徵非吏部之故為此遲遲者也養之也久則其成之也鉅在萃之六二曰引吉無咎吏部以之夫仁者之初心

亦孰不鋭於功名哉然一得之則或矜恃以棄其平生一失之則或銷沮以遂至於無聊而不能自立者盖多也是故必有慨然自許之人若廷端者知敬正以盡其職而進之遲遠弗計焉是雖若泰然無求於人而功成譽興有人將求我之不暇者矣在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廷端以之孰此以觀則吏部之不亟於處賢者謂無大意乎不可也諸鄉人以為何如則皆憮然相應曰諾哉以余與廷端有世契之雅也請紬

繹其語以授行人洪君朝宗鄉進士方君良弼使書以為祖道之贈廷端之吳出藢歙之新墟少司馬致政先生之季子其識廣其才充其志宏後今所建立者余盖弗及也而廷端弟廷章及從子瀚又相繼舉於鄉其世澤亦未艾云

審濟録序

成化丙申丁酉之歲聖天子以星變水沴之告警也於是乎有審刑之使賑濟之使奉德意於四方惟時吾友

張君存簡以刑部郎中連歳在行張君之審刑也分地在畿郡釋大辟之囚若干人大約主於肅風化正倫理而抑强暴其賑濟也分地在兗州禱於神謀於衆經畫勸分無遺思焉其全活者葢不可數計由是感不死之恩釋倒懸之苦者或歌於途祀於家至今不衰噫聖天子一念之仁敷錫下民思得才賢共圖治理卒之天意感而民生遂是固非張君一人之力而上體聖心下慰民望求諸當時有不可槪論者矣張君以兩使皆有關

於民命之大者乃手輯其所經斷之案規措之方聯為巨編題曰審濟録間持視余余反覆數過而歸之殆庶幾乎稱物之平衡療病之良藥傳之後世而可行質之明神而無愧者與昔裴行儉論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歐陽公多教人吏事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足以及物古者賢人君子之心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心也而近代以來論士以詞藻為高凡梓行石刻者非詩編即文稿也士而至此其器識可知矣有取張君玆録而

讀之其弗以為案牘之勞形不終卷而思睡者幾何人哉張君名文泰州人起進士高第性端謹不苟隨憂時澤物之念未始一日不宣諸口達諸用近受薦為淛江按察副使蓋廷臣重其平生而上悉其名也

壽段叔誠先生八十序

走敬聞之家君尚書公河間為畿北大郡當國初兵後居民鮮少其以宦學相承名郡中者率多自他郡來徙非其土著之人若交河段氏其一也段之先居山東禹

城有諱準者永樂中通判河間府事有惠政在民其卒也貧不能歸留葬交河里村之原五子從而家焉其長曰愉賢而早死其仲曰恂即所謂叔誠先生者也宣德中稍出就禄食為陰陽學正術先生仲弟恒仕為唐府審理季弟慎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兩人者皆起科名與家君同學相得最深其後皆宦走四方弗及事生産而叔誠先生與其長弟怡身任家政修明其父兄之遺教以益大其門閥而成其子孫人以是知通判公之澤

盖未斬也中世以来先生之昆季多物故又念其髪種
種乃引退家居以自適於田野之間若與世相忘而長
子裕克世先生之官次子祐為郡庠生治經術以待用
從子十餘人諸孫六人每旦暮以次升堂問起居杖屨
所經人必以為榮盖一邑之間語世家者必曰叚氏而
先生年八十矣參議公之壻禮科都給事中唐君章間
相謂曰叔誠先生壽辰在歲十月之吉章繪為圖縉紳
士夫聞其德風而與章厚善者又為之賦詩凡若干篇

子獨可無言為之倡邪走生也晚不及拜先生牀下而敬聞諸家君得先生之為人知其醇謹之行老而彌篤康彊之福當久而益昌也則謹應之曰諾而著其世德之詳與通家之好如此噫走家出新安唐君出姑蘇亦皆自他郡來居河間且數世矣傳曰光遠而自他有耀則於先生之壽寧不樂道之使吾老者益安其上而享有子孫之養少者有所觀法而求不失其世守焉豈非一鄉一時之盛事也哉

續溪坊市程氏族譜序

惟我程氏居新安者距今千餘年族之散處列邑又蔓於旁郡其大且顯者凡以百十數族各以其地為望而一望之聚居者無慮數十百人譜不能盡之也於是各望之族自譜其中世以來之祖下迨其孫曾以叙昭穆別疏戚若等而上之則其始皆出篁墩祖晉新安太守元譚宗陳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百世不能易也程氏有總譜起周而終五季宋都官郎中祁

之所論次盖續譜者必置之首簡而後及本宗若續溪坊市之程其一焉忠壯裔孫有諱欒者唐光化中爲金鄉令績溪諸程祖之金鄉裔孫曰念五公始遷縣之坊市念五之曾孫遂分天麒天麟文鳳三大支天麒之子曰宜曰祥曰瑞天麟之子曰福曰平文鳳之子曰潤曰康福子以恭精書數洪武初事靖江相府授漢陽河泊大使潤子以忠洪武庚申以人材舉知河南永寧縣改潮之程鄉里有惠政在民平子以誠以誠子彦亨平坐

事謫陜之延安彥亨以太學生上書請還其大父辭甚切高廟憐而釋之彥亨以洪武庚午舉應天府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策諸生彥亨所對第一擢遼府紀善進左長史永樂初以忤靖難事獲重辟彥亨嘗手編坊市譜傳其族人而宜之玄孫今太學生愈大又加葺之蓋其先世忠孝之行詩書之澤見於故春坊司直汪公仲魯諸君子之制作者具存也亦可謂盛已余不佞嘗有志大會新安諸程發其所藏參互考訂以為一族

之定譜顧宗法之廢已久勢不能合盖每有望洋不及之歎獨幸族之賢者有如愈大之忠厚博雅拳拳於斯求不失其世守而思有以迓續之豈不可尚也哉余見程氏各族之譜多具間脱誤訛舛亦往往而是如忠壯公十三世孫有洎沚渾澤澐湘淘汾八房者最盛於唐季黄巢之亂澐起鄉兵保東密巖以捍休寧開化之境累官御史中丞號巖將盖澐卒而淘以國子祭酒繼之淘卒而沚之子旭又繼之旭即坊市譜所稱金鄉令一

名樂者也然諸譜皆稱旭爲巖將而旭有廟在開化龍山宋賜額曰顯祐以坊市譜証之不同豈始遷者乃旭之子姓作譜有推原其本而并書之乎雖然世遠人亡欲究其既往者於數十百世之上此勢之所不能也尊祖敬宗思篤其方來者於數十百世之下此理之所可勉也愈大之族人其尚有以體此意而後可與讀斯譜也哉愈大有才識好學兼通諸家異日顯揚之業殆有光此譜者故爲序之

詩壇叢韻序

滁陽吴君孟章雖世將家而博雅好文喜為歌詩與學士大夫相遊處嘗以韻之類書詳於平而畧於仄乃為詩壇叢韻若干卷四聲咸備總若干萬言余得而觀之叙事纂言有倫有要誠有益於近世之為詩者葢其蒐輯之多已數十百家而志猶未滿其筆札之費已一再易稿而鉛槧未釋其工力之勤則積之十有餘歲而後克成之玆亦可謂難矣聲詩之説始於虞廷而備於孔

子之所刪定其義大而能博散出而莫可窮也於是乎有類書之編以便學者盖不徒以為詩之詁而并為學詩之地考七畧之凡崇文之目可見矣然其間聲之偏正不倫事之去取失當觀者病之我高廟當南北混一之初首命儒臣為洪武正韻以一五方之音袪舊習之陋嘉惠天下以求復乎虞廷詩歌聲律之制萬世之功也我文廟入繼大統亦首名天下儒生為永樂大典其法以韻統字以字繫事凡有涉於興觀羣怨之旨可以

為博聞洽物之助者囊括幾盡亦近古所未有也然藏之秘省世不獲見若吴君之為書本其獨任之力加以能擇之功其弗畔於二聖之製而有得於多識之教者與方今同文之治洽宇内百年矣竊意有能言之士當出其間著於雅頌以鳴一代之盛以馴致乎古之作者吴君之書必有合焉蓋夫舍繙閲之勞而圖簡便之樂者固人情之常也余又聞之康節邵子之為學也起聲音律吕以盡天下之詞括天下之象極天下之變統天

下之占與易聖人之道相表裏蓋儒者先天之正學也而其傳已泯世之學者不得其説往往訾之以為異余竊愧之思學之而未能也吳君究心於聲詩之學也久進而求之觸類而長之儒者正學庶幾其有關焉又非特乎詩而已吳君名綬舉孝廉歴贊荊湖諸軍入典詔獄僉錦衣指揮事别號藻軒孟章其字也是為序

太守孫侯政蹟録序

余嘗觀前史謂何武為郡無赫赫之名而有去思竊以

謂史臣之溢美耳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厥後得吾郡孫侯乃知史臣之書何武誠有未易非者孫侯為徽郡幾二十年去徽郡亦餘二十年然人之思之無間遠近無間知愚無間小兒婦女無間武夫悍卒思之不置則言之於行臺於朝省立生祠而烝嘗之猶以為未愜問之至有泣下者曰孫侯良我父母也世豈復有如孫侯之惠我也哉問其政嗒然莫知所對余然後知何武之不可及而史臣為不誣已嗚呼人情不大相

遠治之者往往悖其所性此循良之書於史者常少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孫侯者其知此乎歙漁梁姚君浩宗輯侯之行事為一編題曰孫侯政蹟録余得而駭之曰孫侯之政誠幾於古人矣然蹟之所著有未易窺者余烏得而書之閱之累日不覺歎曰史法不傳久矣古之仁王莫盛文景賢相莫盛房杜循吏莫盛西京之世然編史者於文景無可紀之德於房杜無可傳之功於何武韋

無可蹟之政何哉功德政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春雨之潤物發於至誠泯於無迹而受惠者莫能為之辭也姚君慕孫侯懼其政之不傳乃為此集然所書者多簿書期會之常舉措禁戒之末夫人能之而欲以是為孫侯去思之地亦異乎前史之書何武者哉雖然古有善觀人者舉其一可以槩其餘善言德行者因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姚君此集雖不足以盡侯然觀者因是以得侯政蹟於言外其亦不為無補於世矣因序而

歸之孫侯名遇福山人起進士始以户部主事知徽州終以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姚君讀書好義能不忘於故守而惓惓於是又捐金刻梓為不朽之圖其忠厚之至亦賢於衆人遠矣

唐氏三先生集序

監察御史歙唐君希愷嘗奉其先世三先生之集請校而刻之余葢素慕鄉先達之為人謹為之校巳且定著為若干卷而序其出處之大畧以告觀者大唐先生諱

元字長孺少喜誦鶴山魏文靖公之書因有所悟入同時若雲峰胡文通公定宇陳先生師山鄭待制黟南程禮部皆相友善既老矣始以文學起家為平江路學録再調分水教諭遷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教授致仕學者稱筠軒先生筠軒之文紆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輩之風故元名公張起岩王士熙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美其格高世以為知言筠軒第五子曰桂芳字仲實少

從學鄉先生杏庭洪公潛夫筠軒在平江再遣從龔公子敬學成受聘而起爲明道書院山長調崇安教諭清碧杜待制稱其清才懿德爲儒官第一升南雄路學正以母喪不赴會元末兵起避亂山中不復仕龍鳳丁酉秋我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舊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及風林朱學士允升二人名上名對稱旨有尊酒束帛之賜會駙馬王公克恭來鎮新安强起爲紫陽書院山長未幾以疾喪明學者稱三峯先生三峯制

作雖本之父師而精采呈露有脱頴出竒之意三峯長子曰文鳳字子儀以字行其學得之家庭以薦起為歙學訓導再用薦知贑之興國縣有惠政及民永樂初文廟封建諸王妙簡府僚被親擢為趙府紀善以終學者稱梧岡先生梧岡制作專以上世為法而克肖之不復以髙視濶步為能梧岡曽孫三人曰佐希元成化辛卯貢士同知寜波府事曰相希愷乙未進士今御史君也曰弼希説丁未進士皆有文學世其家嗚呼筠軒生于

叔季私淑考亭仕不大顯而三峯適際興運其對高廟率皆應天順人不嗜殺人之語今其集中每稱大丞相吳國公乃高廟渡江時事考之實録皆合宣廟之下樂安也趙簡王亦在危難之地其後卒以恭順孝友坐銷其變則當時輔導之臣若梧岡者容有力焉不可誣也然則三先生秉德蹈義以勤其身隂利人之家國而不食其報天必大昌其後矣矧希元兄弟方繩其武以發軔於功名之場異日所至必將增光前烈而三先生之

志益以伸澤益以長名益以顯豈徒託之空言而已哉

重訂丹溪心法序

醫之先謂出於神農黄帝儒者多不以為然余嘗考醫之與卜並見周禮曰醫師隷冢宰筮人隷宗伯並稱於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筮字盖古通也然卜之先實出於羲文周孔則醫之先謂出於神農黄帝亦必有所從來大約羲文周孔之書存故卜之道尊神農黄帝之書亡故醫之道卑然其書雖亡而緒餘之出

於先秦者殆亦有之若今本草素問難經脉經此四書者其察草木鳥獸金石之性論陰陽風寒暑濕燥火之宜標其穴以施鍼焫診其脉以究表裏測諸秋毫之末而活之危亡之餘類非神人異士不足以啓其機緘而發其肯綮則此四書誠有至理不可謂非出於聖筆而遂少之也然則醫之與卜皆聖人之一事必儒者乃能知之其不以為然者不能通其說者也醫之方書皆祖漢張仲景仲景之言與前四書相出入亦百世不能易

者自漢而後代不乏賢中古以来余所取五人曰孫思邈氏其言常見録於程子曰張元素氏曰劉守真氏曰李杲氏皆見稱於魯齋許文正公曰朱震亨氏實白雲許文懿公高第弟子斯五人皆儒者也而朱氏實淵源於張劉李三君子尤號集其大成朱氏每病世之醫者專讀宋之局方執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疾譬之儒者專誦時文以倖一第而於聖經賢傳反不究心乃作局方發揮格致餘論等書深有補於醫道而方書所傳則

有丹溪心法若干卷推脉以求病因病而致藥皆已試之方也朱氏沒而其傳泯焉近世儒者始知好之稍稍行世然業醫者樂檢方之易而憚讀書之難於素難諸書蓋皆不能以句而於五人者之著述則亦視為迂濶之論其茫然不知所用力無足怪者其以藥試人之疾間一獲効則亦如村甿收竪望正鵠而射之偶爾中焉或從其旁問之射法瞠目相視不知所對彼老成者日從事乎內志外體之間雖或小有所失而矢之所向終

無大遠此觀射之法也審醫之能何以異此余宗人用
光世業儒而好醫其讀素難之書甚稔最喜朱氏之書
嘗以丹溪心法有川陜二本妄為世醫所增附深懼上
有累於朱氏乃為之彪分臚列釐其誤而去其複以還
其舊凡朱氏之方有別見者則以類入之書成將刻梓
以傳請余序余故以多病好醫而未能也輙以醫卜並
言於編首使業醫者知其道本出於聖人其書本足以
比易而非可以自卑則日勉焉以致力乎本草素難脉

經之書以及五君子之説而尤以朱氏為入道之門則庶幾乎上可以輔聖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見儒者仁民之効而醫不失職矣用光名充休寧汉口人與余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後

麻衣相法序

近世相人之法多宗麻衣麻衣者初不知其姓字亦若鬼谷鶡冠之流葢隱者也或又傳其嘗以易授陳希夷希夷之後有康節邵子意麻衣之學殆不止於相人相

人豈其一事邪相人書有石室賦金鎖賦銀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好事者從而習之試之多中由是益相與喜其術誦其説而師其人焉昔荀卿子著非相之篇相若可非也然余考之世未有無理之器亦未有無器之理日月星辰之象乎天山川草木之形乎地耳目口鼻之貌乎人器也而有理存焉不可以弗察也班固藝文志占天為一類相地與人為一類其知此夫蓋占天之災祥與相地之吉凶相人之死生窮通據其

所已然而得其所未然使人慎修弭審趨避而安義命豈非窮理格物之學哉非相非也吾友揚州同守鮑君栗之以明經登上第而兼通諸家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集而刊之凡他說之有涉於相人者又取附之其有意於窮理格物之學者與惜漢以來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憾焉宋季傳麻衣心易朱子以為出於南康戴師念至著論以決其真贋若此編者又安得起朱子於九京而一訂其說哉

雪心賦句解序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書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深雅奥誠有至理而不出於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楊諸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目不逮古人乃相與闘合為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其行之易售故其學之易入也夫執羅經而以

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否則㐫如是則人可以為曾楊而何取於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體於水泉虫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於庸醫而閼其親之生年聽於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為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滃雲集言人人殊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為説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

句而何望其踵曾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以葬經為主旁通儒書尤究心於文公及蔡西山父子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絶之其為人扦穴率有證佐非出於揣摩億度之為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陋於術者反從其後訾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盖世之真贋不分往往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健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唐卜則巍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彚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為

之解謫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於世之慈孝者矣余竊因之有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醫舍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葬經而瀾倒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一道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黨之士或當愧之此余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諫議遺芳序

謝氏得姓始於周申伯以王舅受封汝南謝城其後子孫之顯莫如江左江左謝氏之顯又莫如太傅文靖公安石具家世人物見於史者居他姓什九可謂盛矣新安亦江左輔郡盖有謝氏焉在宋曰諫議大夫泌華歙東問政山土人號諫議塢按宋史傳稱泌為安石二十七世孫意史之言當無不實則新安之謝亦誠有出於文靖公者歟歙岩鎮謝文達氏嘗取諫議公遺像一幅史傳一通奏議二通墓記一通遂為一帙題曰諫議遺

芳屬余序初余考新安先達最多郡志所載事實最畧
蓋拳拳焉訪録其餘文彛視其丘域存問其後昆而於
諫議公風節之偉文學之優德業之盛尤所注意然卒
無以副之者成化初受命修宋元綱目以續朱子之書
盡閱秘府所藏得諫議公之行事與其奏議則誦而歎
曰其人雖亡言不可泯也歲壬寅家居之暇又親至問
政山訪其葬處或謂與南唐聶真人之塚相隣或以為
諫議塢者别在山外豐草茂林不可復識則望而歎之

曰其骨雖朽名不可滅也孰意此帙乃出於文達而余獲見之也哉嚴鎮爲歙休孔道謝氏實居其間文達凡四昆弟有子四人孫七人其長子廷懋又與吾槐塘丞相文清公之裔聯姻故余往來其間謝氏昆仲必要致其家盡欵曲之情焉文固不可漸也嗚呼諫議公立言初不計其名之有無而得名亦不繫其後之存否余獨喜文達知先烈之可宗而敬述之由是觀其儀而思有以繼其躅數其行而思有以踐其實誦其言而思有以

咀其華率其弟兄訓其子孫推孝恭之心篤本原之義以為今謝之倡俾後來者嗣而守之其誰不健羨曰此諫議公之後也哉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序

封建之制不行大小宗之法不立天下無世家久矣然小宗之法有非令甲之所禁者衣冠之冑詩禮之族往往忽而不之講焉何哉今有人焉訂千百年之異同於一書合千百人之昭穆於一家見者必駭聞者必疑彼

誠以為事有所不可詰勢有所不可齊而安於久俗之不可驟變也惟我程氏自周大司馬休父佐宣王中興封程伯子孫因以國氏望安定其後國除有適晉者曰嬰立趙孤封忠誠君再望廣平忠誠之後在漢初起趙將從滅秦者曰歷簡侯黑傳其子孝侯釐再世失爵歷侯之後在漢末從孫氏定江東破曹操賜第建業者曰都亭侯普子咨襲封至晉初失爵都亭之後曰元譚當永嘉之亂佐瑯琊王起建業為新安太守有惠政為民

所請留賜第郡之篁墩家焉太守之後曰陳將軍忠壯公靈洗當侯景之亂起兵保鄉州陳封重安縣公子文季孫嚮世其爵而文季為將死節於周是為重安威悼公㣧嗣繁昌世族彌著乃更望新安嚮之後分南北兩宗曰大辨者始北從廣宗孫皓為定州刺史又别居中山博野皓生日華當安史之亂戰河北有功為横海軍節度使日華卒子懷直代之入朝封歸誠郡王從兄懷信代之懷信卒從子權代之封邢國公盖程氏凡四世

有滄景二州至權不欲自同諸藩鎮再請入朝而程氏之兵始鮮此北宗也當隋之亂曰富者與汪華起兵定六州賜廟食宋追號輔烈侯當黄巢之亂曰宗楚者以涇原節度使會兵討賊戰没贈司徒而其子金紫公勛亦以鄉兵守徳興銀山鎮捍衢饒信三州傳其子彦光彦光以御史大夫兼領白沙鎮傳其子克柔盖程氏凡三世守徳興曰澐者起兵休寧守東密岩以拒巢副陶雅為歙州兵馬統帥兼捍開化而其弟湘以工部尚書

守婺源子仲繁以户部尚書守祁門浮梁仲節以兵馬先鋒守歙南節以領軍大將軍守休寧澐傳其弟淘淘傳其繼子旭旭廟食開化龍山賜額顯佑傳其從子杭杭傳其從孫淮沅盖程氏凡五世守東密岩湘傳其子全禮全禮以御史中丞兼領婺源都鎮傳其弟全臯全臯傳其子遁盖程氏凡四世守婺源至宋下江南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南宗也入宋以後忠誠忠壯皆受王封賜廟食而族益華雲礽益多且賢其大者若文明殿學

士羽太師中書令文簡公琳既以勲德重一時而明道伊川兩夫子遂以道學嗣聖傳覺來世迨我朝特録其後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祀其盛於北方者如此宋顯謨閣學士邁華文閣學士莊節公叔達吏部尚書文簡公大昌樞密正惠公卓丞相文清公元鳳工部侍郎元岳端明殿學士珌起於新安刑部侍郎剛愍公振徽猷閣待制俱參知政事章靖公克俊龍圖閣學士瑀起於鄱衢之間兩夫子子孫亦從南渡居池州再遷

新安而程氏女適朱氏者一傳得韋齋再傳得文公正
思登庸前村月巖徽菴林隱六先生者又皆宗朱氏以
上求兩夫子之學為鄉碩儒稍後則學士承旨文憲公
鉅夫太史以文顯於元我先高祖萬户安定忠愍侯國
勝暨先人太子少保襄毅公顯於國朝其盛於江南又
如此不有譜牒則亦何以正其本聯其支而為子孫無
窮之計也哉漢晉隋唐以門地用人有古封建遺法而
程氏率居大姓之一自江以南稍經變故則程氏必有

保障之功故譜牒不罹於兵燹子孫之世爵世官者後先相望而宗法未始不行乎其間也宋紹聖中鄱陽都官祁著總譜歴世因之分合本其族繁簡繫其人卒未有會之者我朝正統中歙處士文實嘗會之而未盡敏政不揆蓋嘗有志於是積之二十年頗盡得諸譜異同之故因定著為譜辨三十七條凡例十條猶未敢自足也成化壬寅春先公之服既除乃發書以告諸宗人諸宗人是之各以其譜來會理淆伐舛將六踰月始克成

編為卷凡二十有畸會者四十四支名之登於譜者踰萬人先墓之可以共業者五十三世相與告之先廟而命之曰新安程氏統宗世譜鳩金刻之俾斂政言其故於編首嗚呼是豈徒以閥閱之盛驕四方夸後代而已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於其始有大忠以保姓於其間有大惠烈於鄉邦以著姓於今日故以敏政之不肖而得衆族之賢者輔之遂使統宗之志可充而譜可成豈非幸歟凡我宗人其因是而毋忘水木本原之思篤尊

祖敬宗睦族之義守其世業誦其遺書保其體魄之藏而不失謹其名分之稱而不紊宗法既立則彛倫益明風教益興可詰者雖久而弗晦也可齊者雖多而弗離也若然又豈獨一宗之幸而已駭者安疑者釋天下後世之有家者將不取法於程氏也哉奉斯譜者其共勗之

祭掃録序

嗚呼祖宗之所以望其子孫者祠墓而已為子孫者孝

乎則以祖宗為有知而於祠墓謹焉不孝乎則以祖宗
為無知而於祠墓忽焉二者甚可畏也雖然獨不反諸
心乎今日之祖宗前日之子孫也今日之子孫後日之
祖宗也即是思之而不動心則其遠於禽獸也者幾希
惟我程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府君暨陳將軍忠壯公唐
御史中丞都使公以下有墓焉有祠焉以子孫之分處
而難下經理也則或立為廟户隷有司為後人者無容
慮矣自中丞次子兵馬先鋒府君諱南節始鎮休寧定

居陪郭凡祠墓之可見者十有九世先五世叔祖諱峴處士當元盛時倡族人作永思亭為烝嘗之所捐贍塋田供拜掃之用節目之詳有圖有錄傳之一宗俾世守之今考其書則其事廢於至正丁酉戊戌之間距成化壬寅盖二百年矣敏政始得而讀之觀其所以貽謀者甚遠中遇兵興繼遭家難族衆散處於大江之南北盖自給不暇矣雖有孝子慈孫欲持麥飯一盂以澆墳土豈可得哉國家承平既久荷列聖之恩休養生息日甚

一日業墜而復振族散而復完顧無一人倡言修復以還其舊則不覺始焉以悲中焉以幸而終之慨然以歎不能已也惟先尚書襄毅公以疾賜歸故里不久遂捐館舍以是諸務未遑祠墓之責在敏政不得而辭焉因與諸族人定議取處士舊規而裁酌之稍寓宗法爲合族之本兼用鄉例通隨俗之宜舉墜典以廣孝思庶幾祖宗之所以望其子孫與子孫之所以報其祖宗者兩得之也反是則爲不孝之歸獲罪於名教貽羞於鄉評

見削於宗譜生無以會族衆於先祠殁無以拜祖宗於地下可不慎歟凡我族人勉之戒之

歙槐塘下府程氏續編譜序

余會新安及鄱衢程氏同出陳將軍忠壯公者為統宗譜凡四十四房歙槐塘程氏居其一槐塘程氏以宋丞相文清公而顯自分為四房下府居其一下府之先曰元亮元應元亨又分三房皆文清公昆弟元亮元應之後已見統宗譜元亨之後以稽會故不及詳詳者元亨

以上世次而已於是元亨之後曰添生將續而刻之間請余序考下府本宗譜元亨嘗贅歙琶塘胡氏生二子長光祀没於宋季之兵亂次道孫憤兄之死以復讐自誓後果獲其人正其罪而籍其家終祀其兄不衰其義如此元初亂定還居槐塘增葺其田廬不替益隆乃置贍塋田作孝思集畫一以示子孫子孫奉其遺訓不懈益虔其孝如此父兄人之大倫孝義人之大節而備於道孫君之一身是誠不愧於故家文獻之後者哉道孫

君三子曰觀辛山辛四世孫蔭宗有五丈夫子及見五世孫又及見其長子添興之子玠舉南畿鄉薦壽九十餘獲冠帶之寵乃卒尤他族所未有也添生為蔭宗君仲子尚禮而好義故為此譜以貽後昆昭前烈補其闕畧用備一族之書可尚也哉余觀槐塘四房號正舊上下四府隱然奠處於歙西凡數百年子孫不下數千指甲第與人物相高皆祖忠壯譬之陰陽老少四象其末分而同出於太極伊洛瀍澗四水其流異而並入於大

河也可謂盛矣雖然巨家碩宗盛若槐塘者固鮮然為子孫者亦不可不以先世起家裕後之心為心如有能賡孝思而崇義讓篤親疏謹昭穆培其本濬其源使末益茂流益長弗至於悴且涸焉則庶幾乎前有光於統宗後有光於續譜云爾

詠史絶句序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遂有以詩詠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絶古今號詩史第其

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胡江東有詠史絶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幾矣顧其詞意併弱作者未有取焉余家居見塾師以小詩訓童子乃首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因以所記古七言絶句詠及史者手書授之上自三代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又以其猥雜而不便於一覽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間世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賢否大抵畧備然以其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

也故或婉詞以寓意或正言以示警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詩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者徐考之亦不獨可教童子也觀者諷咏而有得於美刺褒貶之間感於善創於惡其於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徽州府同守張公輓詩序

張君諱英字廷傑始以金州學生領陝西鄉薦上春官弗得久之用吏部選人出通判彰德府尋以內艱去起復改黃州九年考最受敕命之褒余未識其人也既而

進同知徽州府余始識之其為人也慧而達余徽人相與樂郡之得賢佐也以言慶焉君為郡不二年嘗新府學宮又新休寧縣學宮余徽人又相與樂郡佐之留意乎斯文也以言頌焉居三年上其績京師余徽人又相與樂其政之有成也以言餞焉言皆出於余而張君以為最善名我嘗謂余曰某死亦何必誌墓得子文足矣蓋余言之非諛故君當之無愧而余尤恨其詞之不足以達意也未幾張君道卒於静海舟次年甫五十有三

靜海距京師不三日乃不得上見天子下掄於有司以考其成而君又前一歲喪其偶一子為金州學生遠在數千里外旁無强壯之僕綱紀其家可悲也已余徽人樂君之生不能不哀君之沒於是聞君之櫬泝江而上將道黄州踰襄沔以入於漢中盖不勝其攀挽悲戀之情感作為歌詩悼君之不幸太守王公推府陳公衰而傳之請余序其首簡嗚呼哀樂之情出於情分所固有感之而興觸之而動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莫甚於死

生之際然人於生者或因其可樂而後樂之惟於死者則不問其賢否親踈而惻然哀之無異詞焉此薤露蒿里之歌所由作歟張君故陜之賢者其佐徽州蓋有成績焉至於王陳兩公之厚於僚寀寓公遺老之厚於邦倈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宜不可廢也若余情之哀樂則亦無不與人同者矧嘗賢君而厚之者哉厚余而重余言者亦莫如君也余其能喋喋於前而默默於後耶

雙清圖壽汪君克敬序

汪氏世居休寧城北者自宣徙其先盖出唐越國公後與元尚書文節公族相近世居藥而尤以製墨聞邑中四方人之來者非汪氏藥墨不售曰恭克敬君者益以其暇日讀古聖賢書非其業弗之修也樂交一時知名士非其人弗之友也構屋松蘿門下題曰松蘿書屋蓄書數千卷日詠歌其間非可踐之地弗之往也其為人如此故余兄弟與之善而莫逆恒相語曰子之藥足以濟醫而壽人之身子之墨足以濟儒而壽人之心之二者

有功於人非一日之積也子之壽將無與之同乎成化癸卯春余北上京師族弟宗弼實君之壻告余曰明年七月二十七日君壽六十謹繪松竹為雙清圖寓慶頌之意請一言序之末暇也則又託人尾舟至姑蘇少間乃言之曰凡植物之難老者蓋莫如松竹非一時早發先萎者擬古人率取象於壽而松之堅貞竹之勁直排風雲傲雪霜有不可犯之操古人取辟若孔子稱松栢後凋詩以竹美衛武槩可見矣宗弼所望於汪君之壽

之德其有取於斯乎德者壽之基也德厚則壽益增矣夫孔子大聖老猶玩易三絶韋編衛武睿聖年九十猶作抑戒以自儆古人年彌高德彌劭如此汪君勗之將無忝於故家文獻之裔而足以副斯圖者哉汪君父應祥處士壽八十為鄉大賓弟讓克和治春秋為國學上舍最相孝友成於家而見重於鄉評其世德固有所自而君之壽必有以副斯圖者矣

送翰林五經博士朱君南歸序

封建之法壞而上古聖賢之冑鮮不降為輿臺矣惟孔子之孫歷代受封至上公以守闕里之祀孔子明王道以師萬世其功大故其受報也獨遠我朝景帝嗣位文化寖洽乃復求顔孟周程朱子之孫一人俾為翰林五經博士世世其官以奉祀著為令葢六君子傳孔子之道皆與有功於萬世者也博士上公秩有崇卑而承恩綸被命服率其族之人以時從事乎籩豆陟降之間則皆有封建之遺意徽國文公子朱子九世孫益齡父景泰

乙亥實應是詔成化癸巳捐館子孔輝君服闋上京師吏部以閒詔如令於是中書舍人楊敬夫合建之大夫士請余言以榮君之歸君初為郡學諸生治春秋屢上有司弗利退而好修不懈益虔性恂恂如不勝衣而發言中理望之可知為賢者之後玆之榮雖令所宜有然非君之克家則亦不足以迓承之也嘗觀商周以來聖賢子孫之有國有家者不一再傳或侵或削以遂失其宗祧雖不能繩武之過亦上之人無以維護之故爾今

君生有道之世借文學侍從之官優游奕葉而不知有督責之苦奉祠之暇所不可廢者繩武之道耳夫繩武莫切於經史我文廟嘗取諸經傳及性理書頒海內今上又以通鑑綱目嗣傳之海內之士皆知誦法朱氏久矣而况其世適者乎君勉之毋藉先澤以自榮而克世其學如孔子子孫在漢有安國在唐有頴達垂芳史冊增光廟庭顧不偉歟余家新安與君之先為同鄉丞乏詞林為同官而韋齋獻靖公又程氏之甥見於譜者可

考也故於敬夫之請匪直不敢辭且重言之以致區區之意云

送新城僧會照上人序

吾同年友呂君廷揚知建昌之新城慎許可凡撫民馭吏與夫戢訟姦弭盜賊之方蓋為之不遺餘力下至釋老之徒亦處之有道不以其微而畧之也於是僧會缺員咨於衆而得懋照上人時上人隱天峯山中聞命逃避不就者久之呂君强之來蓋非其志也既受牒於吏

部將扶錫南歸其縣人御醫張君復輿方以嬰醫鳴京師供奉内庭蓋候之者恒屨滿户外而張君多不暇應獨禮重㬻上人請余言以贈之其辱過余者數矣㬻上人何修而得此哉余聞之張君㬻上人俗姓李其祖克宣嘗為廣昌學訓導父翔羽嘗為新城儒學生而上人獨不樂婚宦絶葷飲去從釋子廣照寺戒行修潔其徒難之又間以其餘情為詩畫亦往往可觀然則孔墨異同之説㬻上人固嘗聞諸父師矣余亦不暇為上人言

之獨以上人昔而隱今而仕請言所以仕之道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盖仕非難而稱其職之為難使佛復生其告人者亦不出此然則哭上人可不勉乎若吾廷揚之為縣令即稱其所以為令者復與之為御醫即稱其所以為醫者何哉以有為令為醫之實故也吾又見中代以來世降俗偷士風不立讀孔子之書者其進或不以道屈膝而援上挾賂以求升者盖有之矣釋本出墨氏其徒之卑瑣凡庸者率以為常而哭上人乃獨

肯逃名避利於一時中不得已而後出應有司之求豈非賢哉吾於此蓋知其必有立也而亦不能不為世道惜也於是乎書

程君志亨輓詩序

弘治己酉夏余以言者去位里居臨溪族人天然過訪持其父志亨君輓詩二冊請序之余既諾之而未暇也越明年余遘疾瀕危者數天然請不少置乃力疾而為之序曰人之處世也生樂而死哀本乎人情非有所強

而然者故樂有頌哀有辭亦緣情而生足以致備物之孝而世往往厭其數譏其繁豈不過乎夫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隆隆則仁人孝子之厚其親者盖無或不用其情也豈獨哀輓一事哉頌其生者余弗暇論若哀其死而為之辭則蓼莪黃鳥之篇薤露蒿里之作班班見乎經者於傳記其數與繁固隆之意古者不葬以漸為之楬衾卜其窀兆置之祠饗所以安其體者甚備銘其玄堂之内外而又奠之文哀之詩則固將以暴其行也

夫人孰不欲其體之安行之著為子者本其心而為之殆出於備物致隆之不能已者烏計其繁且數哉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謂其無為善之實也况有其實哉君嘗佐余編刻統宗世譜而進退語默雖不事矜持而自中乎禮節余因占君之所負必有大過人者盖於今才十有一年矣孰謂遽有死生之隔也哉君諱永禎與余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其家世之懿事行之詳則具於族儒志榮之狀兹故可畧云

篁墩文集卷二十三